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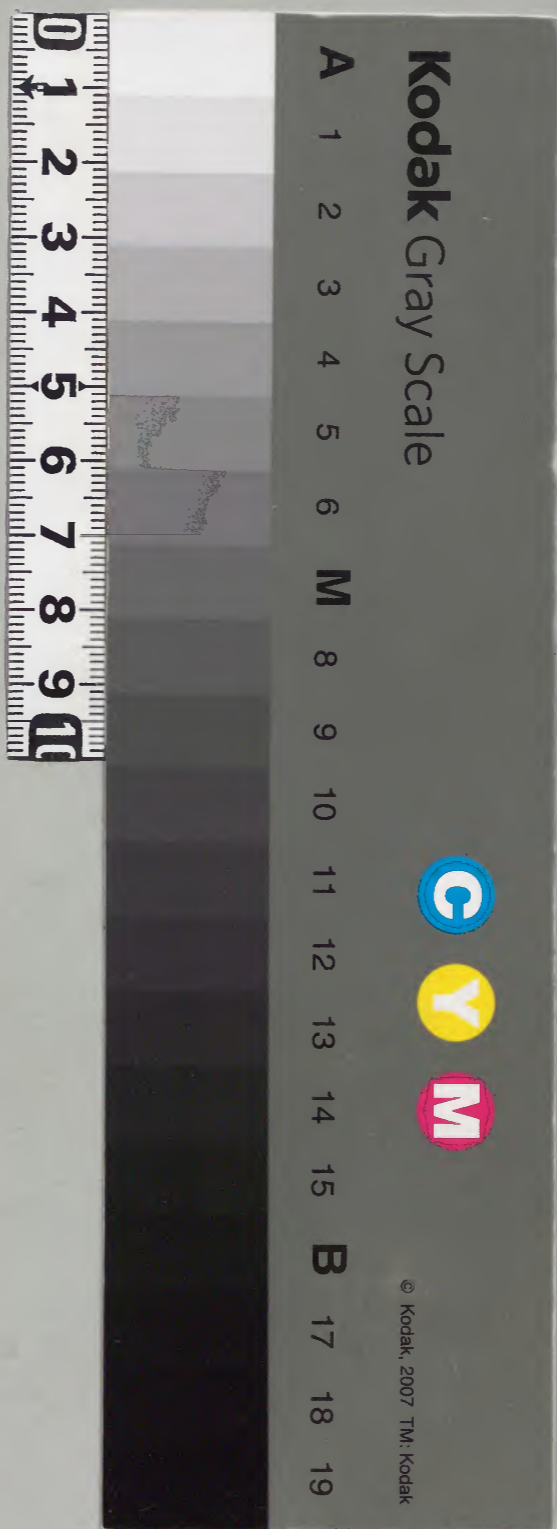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七九	二七九
九	八
三架	二函
三冊	號

內閣文庫	
三〇七	二七九
九架	三函
九冊	號

雜家 六ノ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98
冊數	3 ( 1 )
函號	307 209

307-209



筆談序

予迺變其下深居絕造從是平日與客

言者時紀一事于筆則若角以時云

蕭然移日所與談者唯筆硯而已謂之

筆談

聖謨國政及身近官者皆不敢私紀至於

繫當日士大夫毀譽者雖免亦不敢書

非心不為人惡而已所錄唯山間木石水

意談變不繫人之利害者下至閭巷之

淺草文庫

御書

言靡所不有。志有得於傳聞者。其言  
不能無缺。謬以之為言。其言甚早。以予為無  
立於古可也。

筆談目錄

卷第一

故事一

卷第二

故事二

卷第三

辨證一

卷第四

辨證二

卷第五

樂律一

卷第六

樂律二

卷第七

象數一

卷第八

象數二

卷第九

人事一

卷第十

人事二

卷第十一

官政一

卷第十二

官政二

卷第十三

權智

卷第十四

藝文一

卷第十五

藝文二

卷第十六

藝文三

卷第十七

書畫

卷第十八

技藝

卷第十九

器用

卷第二十

神奇

卷第二十一

異事

卷第二十二

〽 謬誤

卷第二十三

譏詭

卷第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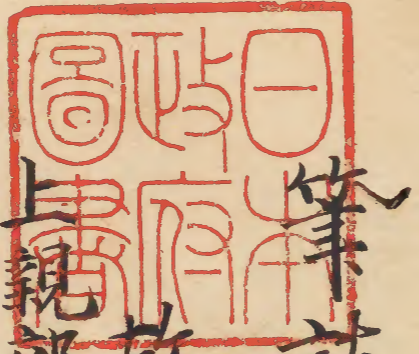
雜誌一

卷第二十五

雜誌二

卷第二十六

藥議



筆談卷第一

故事一

沉括

存中

上親郊廟用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灵宮謂之朝  
 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末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時  
 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為首則郊不應在廟後  
 若後為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以後來  
 盖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則百神皆預遣  
 使祭告惟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用祝皆曰取  
 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  
 皆謂之祭告惟有事于南郊方為正祠至天寶九載

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朋文皆為正祠。正衙法座香木為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每車駕出幸。則使左內臣馬上抱之。曰駕頭。輦後曲。蓋謂之管。兩扇夾心。通謂之扇。管皆絲。亦有銷金者。即古之華蓋也。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鑿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伎群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侍詔之類是也。惟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相兼闕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

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進也。又學士院北扉者。為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兼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兼天門。雙引至閣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外。亦諸司無異。亦設鈴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惟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其草每草。

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  
玉堂東兼旨閣子憲格上。有火燃處。太宗嘗夜幸  
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具燭。具衣冠。宮嬪自  
憲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東西頭供奉官。本唐從官之名。自永徽以後。人主多  
居大明宮。別置從官。謂之東頭供奉官。西內具員不  
廢。則謂之西頭供奉官。

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國初。供  
奉班於百官前橫列。王溥罷相。為東宮一員。班在供  
奉班之後。遂令供奉班依曰分立。慶曆。賈安公為中  
丞。以東西班對拜為非禮。復令橫行。至今初叙班分

立。百官班定。乃轉班橫行。參罷復分立百官班。退乃  
出。參用舊制也。

衣冠故事多。立著令。但相承為例。如學士舍人。跟履  
見。兼相。往還用平狀。扣墻乘馬之類。皆用故事也。近  
歲多用靴筒。童子厚為學士。日因事論列。今則遂為  
著令矣。

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緣。短長  
鞞。存鞞。帶皆胡服也。窄袖利於馳射。短衣長皆便  
於涉。洪卓。胡人樂茂。卓常寢處其間。予使北時。皆見之。  
雖王庭亦在深薦中。予至胡。庭日新。兩過。涉草衣袴。  
皆濡。惟胡人。都立所。露帶之所。垂蹠。蹠蓋欲佩帶弓。



鈿盼靴囊刀房之類自後去蹠蹠而猶存其環  
環所以銜蹠蹠如馬之鞅根即今之帶鏤也天子以  
必三環為節唐武德正觀時猶爾開元之後雖仍曰  
俗而稍裏博矣然帶鈎尚穿帶本為孔本朝加頂  
折茂人文也幞頭一謂四脚乃四帶也二帶繫腦後  
垂之折帶及繫頭上今曲折附頂故亦謂之折上巾  
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鎮擅命始僭用硬脚  
本朝幞頭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頂風凡五等惟直  
脚貴賤通服之又庶人所戴頭巾唐人亦謂之四脚  
蓋兩脚繫腦後兩脚繫領下取其服勞不脫也每事  
則反繫于頂上今人不復繫領下兩帶遂為虛設

唐中書指揮夏謂之堂帖予曾見唐人堂帖宰相簽  
押硃如今之堂劄子也

予及史館檢討時人密院劄予問宣頭所起予按唐  
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詔旨皆寫四本一本為底一本  
為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  
中奏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彙錄之于籍謂  
之宣底今史館中尚有不宣底二卷如今之聖語簿  
也梁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  
使郭崇韜安重誨為之始分領政事不開由中書  
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勅小事則發頭子擬堂  
帖也至冷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

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參政以次  
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  
此為別頭子惟給驛馬之類用之

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躬而下而有更高者唱一色  
屈則趨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色贊唱謂之屈揖  
待制以上見則言請某官更不屈揖臨退仍進湯皆  
於席南橫設百官之位升朝則坐京官已下皆立後  
殿引臣寮則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贊拜不宣  
名不舞蹈中書畧貴者亦與之抗也上前則畧微者  
殺禮也

唐制丞郎拜官即龍門謝今三司副使已上拜官則

拜舞于子門上百官拜于階下而不舞蹈此亦龍門  
故事也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堂前有一巨槐素  
号槐廳曰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立有  
抵徹前人行幸而強據之者予為學士時目觀此堂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  
也戲語謂之帶墜

集賢院記開元故夏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之館職夏  
皆稱學士用開元故夏也

館閣新書淨本有悞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故字之  
法刮洗則傷紙人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  
遍方能漫滅惟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

之鈔黃蓋用之有素矣

予為郡延經畧使日新一牒謂之五司廳延及五廳  
乃都督廳治延列夏五司廳治郡延路軍夏如唐之  
使院也五司者經畧安撫總管節度觀察也唐制方  
鎮皆帶節度觀察處置三使今節度之職多領總管  
司觀察安撫司處置安撫經畧司其節度觀察兩案  
并支掌推判官今皆治列夏而已經畧安撫司不  
置佐官以帥權不可不專也都總管副總管鈐鑄  
都監同簽書而皆受經畧使節制

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乃給事中之職當隸門下有故  
事乃隸樞密院下寺監皆行劄子寺監具申狀雖三

司亦言上銀臺主判不以官只初冬獨賜翠毛錦袍  
學士以上自從本只行案用樞密院雜司人吏主判  
食樞密厨蓋樞密院子司也

大駕鹵簿中有勅箭如古之勅契也其牡謂之雄牡  
箭牝謂之闕仗箭本胡法也熙寧中罷之

前世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秘閣  
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為人盜竊  
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乃置編校官八員雜讎  
四館書給吏百人悉以黃紙為大冊寫之自此私家  
不敢輒藏校讎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  
曰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

理內上皆有戰錢惟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為學士  
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曰度忝甘泉之後  
臣終作東菽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歆死  
京師百官上日唯翰林學士勅設用樂他雖宰相亦  
無此禮優伶並開封府點集陳和叔陳學士時和叔  
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勅設不用女優自和  
叔始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于堦前主司亦舉人對  
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張甚盛有司具茶湯飲  
漿至試字究則悉徹帳幕禮席之類亦無茶湯人則  
飲硯水人人皆點其吻非故欲困之及防禮幕及供

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嘗有敗者故更為之防歐文  
忠有詩焚香禮進士徹幕侍經生以為禮數重輕如  
此其實自有為之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為狀  
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為何人及御試王  
荆公時為知制誥亦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為詳  
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之以  
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官所定等  
以對覆考之等如同昂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  
考或從覆考為定昂不得別立等是時王荆公以初  
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為狀

首楊樂道守法以為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後道時為封弥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服力爭後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為狀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自此始遂為定制

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為館職始歐陽永叔黃鑑輩皆自右掖門下馬入館當時謂之步行學士嘉祐中於崇文院置編校局校官皆許乘馬至院門其後中書五房置習學公事官亦緣例乘馬赴局車駕行幸前驅謂之隊則古之清道也其次衛仗

衛仗者視闕入宮門法則古之外仗也其中謂之禁圍如殿中仗天官堂舍等宮則供人門今謂之殿門天武官極天下長人之選八人上御前殿則執鉞立于紫宸門下行幸則為禁圍門行于仗馬之前又有衡門十人隊長一人選諸武刀絕倫者為之上御後殿則執槓東西對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賁人門之類也

予嘗購得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案檢一通乃除宰相刘向兼判三司堂檢前有擬狀云具官刘向右伏以刘向經國才高正君志切方屬休方之運實資謀始之規宜注宸衷委司判計漸期富庶永贊聖明臣等

商量望授依前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文元集賢殿大學士兼判三司散官勳封如故  
未審可否如蒙允許望付翰林降制處分謹錄奏聞  
其後有制書曰宰臣劉句右可兼判三司公文宜令  
中書門下依此施付付中書門下准此四月十日用  
御前新鑄之印與今政府行遣稍異本朝要事對  
稟常更擬進入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  
待報則

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  
狀曰紙書宰相押字他報政具姓名進草印黃紙書  
宰相報政皆於狀背押字堂檢宰執皆不押惟宰屬  
於檢省書日堂吏書名用印此擬狀有詞宰相押檢

不印此其為異也大率唐人風俗自朝廷下至郡縣  
決吏皆有詞謂之判則書判科是也押檢二人乃馮  
道李愚也狀檢瀛王親筆甚有改竄勾抹處按曰五  
代史應順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王薨庚辰以宰相  
劉句判三司正是十日與此檢無差宋次道記開元  
宰相奏請鄭畋鳳池藁草擬狀注制集悉多用四六  
皆宰相自草今此擬狀馮道親筆蓋故吏也  
曰制中書樞密院三司使印並塗金近制三省樞密  
院印用銀為之塗金餘皆鑄銅而已

筆談卷第二

故事二

沈括

存  
在中

三司使班在翰林學士之上舊制使即與正同故權  
三司使結銜皆在官職之上慶曆中葉道弼為權三  
司使執政有欲柳道弼者降勅時移權三司使在職  
下結銜遂立翰林學士之下至今為例後嘗有人論  
列結銜雖依曰而權三司使初除閤門取旨聞有叙  
學者然不為定制

宗子授南班官世傳王文正大尉為宰相日始開此  
議不然也故夏宗子每近官法唯遇稀曠大慶則普

遷一官。景祐中，初定祖宗，並配南郊宗室，欲緣大禮，乞推恩，使諸王官教授。刁約草表上之，後約見丞相王沂公，問前日宗室乞遷官表，何人所為。約未測其意，答以不知。敏而思之，恐復窮，且得罪，乃再詣相府。沂公問之，如前約，愈恐，不復敢隱。遂以實對。公曰：「無他，但愛其文詞耳。」再三嘉獎。徐曰：「已得旨，別有稽買更數目，當有指揮。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屬自初除小將軍，凡七。近則為節度使，遂為定制。諸宗子以千緡謝約，辭不敢受。予亦親曰：「刁嘗出表藁以示予。」

大理法官皆親節案，不得使吏人。中書檢正官不置吏人。每房給楷書一人，錄淨而已。蓋欲士人躬親職事，格吏女兼歷試人才也。

大宋俞創方罔毬帶，賜二府文臣。其後樞密使兼侍中張昞、王貽永皆特賜。李用和、曹郡王皆以元舅賜。近歲宣徽使王君貺以春日特賜，皆出異數，非例也。近歲京師士人朝服乘馬，以駢衣裳之，謂之涼衫，亦古之遺法也。儀禮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人制度章色如何耳。

內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潤筆物。大宋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則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驢皆分霑。元豐中改。



立官制內外制皆有添給罷潤筆之物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權攝者為直官如許敬宗為直記室是也。國朝學士舍人皆置直院熙寧中復置舍人學士院但以資淺者為之其實正官也熙寧六年舍人皆近罷閣下無人乃以章子平權知制誥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暫攝也古之兼官多是暫時攝領有長兼者即同正官予家藏海陵王墓誌謝眺文稱兼中書侍郎。

三司開封府外列長官外廳宴則有衙吏前導告唱國朝之制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書翰林學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

告官所經過處閣吏以槌扣地警衆謂之打杖子兩府親王自殿門打至本司及上馬處宣徽使打于本院三司使知開封府打于本司近歲寺監長官亦打非故妄前宰相赴朝亦有特旨許張蓋打杖子者繫該時指揮執絲稍鞭入內自三司副使以上副使唯乘紫絲暖座從入隊長持破木槌自待制以上近歲寺監長官持藤杖非故妄也百官儀範著令之外諸家所記尚有遺者雖至猥細亦一時儀物也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惟贈官方有之元豐中曹郡王以元舅特除兼中書令下度支給俸有司言自來未有活中書令請更則例

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文  
皆不可考唯顏真卿亦左僕射定襄郡王郭英又書  
云宰相御史大夫兩者五只供奉官自為一行十二  
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  
丞侍郎自為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官以來未嘗  
錯此亦畧見當時故文令錄于此以備闕文  
賜功臣号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鎮下至從  
軍資深者例賜功臣 本朝惟以賜將相熙寧中因  
上皇帝尊号宰相率同例面請三四上終不允曰徽号  
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是時吳正憲為首相乃請止  
功臣從之自是群臣相繼請罷遂不復賜 二卷終

筆談卷第三

沈括存中撰

辯證一

鈞石之石五權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為  
一石自漢已如此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蹶弓弩古  
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為一石凡  
石者以九十二斤半為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  
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乃古之二十五  
石比魏之武卒人當二人有餘弓有挽三石者乃古  
之三十四鈞比顏高之弓人當五人有餘此皆近歲  
教養所成以至擊刺馳射皆盡夷夏之術器仗鎧冑

極今古之秀武備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楚商招魂尾句皆曰步蘇角今夔峽湖湘乃南北江

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稱步此乃楚人舊俗昂楚語薩

縛訶也薩音桑邑反縛音可反訶從去聲三字合言之昂步字也

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等家謂之格術如人

搖艣鼻為之礙故也若鸞飛空中其影隨鸞而移或

中間為空隙所束則影亦鸞遂相違鸞東則影西鸞

西則影東又如窗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為窗所束亦

皆倒垂亦陽燧一也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

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窗隙

艣鼻響鼓礙之本末相格遂成搖艣之勢故举手則

影愈下人手則影愈上此其可見

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內唯鏡一

二寸光聚為一點大如麻豆者物則大發計則腰鼓最細處也

豈特物為然人亦如是中

間不為物礙者鮮矣小則利害相易是非相反大則

以己為物以物為己不求去礙而欲見不顛倒難矣

哉兩陽雜俎理海鏡則塔影倒此妄說也影入窗隙則倒乃其常理

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

亥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歲月陽止是也詩有正月繁

霜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二者此

先王所惡也蓋四月純陽不欲為陰所侵十月純陰

不欲過而干陽也

予為喪服後傳書成熙寧重定五服勅而予預中欲

討論雷鄭之學。闕謬同多。其間高祖遠孫一事。尤為  
無義。喪服但有曾祖者。衰六月。遠曾總麻三月。而無  
高祖遠孫服。先儒皆以謂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可  
推而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  
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  
歲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為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  
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禮  
所謂以五為九者。謂倍親之殺也。上殺下殺。至于九  
倍。殺至于四。而皆謂之族。族昆季父母族祖過此則非  
父母族曾祖父母其族也。非其族。則為之無服。惟正統不以族名。則是  
無絕道也。

曰傳黃陵二女。堯子舜妃。以二帝道化之盛。始于閨  
房。則二女當具任姒之德。考其年歲。帝舜陟方之時。  
二妃之適。已百歲矣。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  
語多瀆慢。皆禮義之罪人也。

歷代宮室中有謔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謔門曲謝也。  
說者謂沐室門。按字訓。謔別也。東京賦。但言別門耳。  
故以對曲謝。非有定處也。

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今略舉數處。趙晉之間有清  
漳。潯漳。當陽漳。有水瀨。上有漳水。漳郡有漳江。漳別  
有漳浦。亳別有漳水。安別有漳水。洛中有洛水。此地  
郡有洛水。沙縣有洛水。此舉一二耳。其詳不能具

載予考其義乃清濁相蹂者為漳漳者文也別也漳  
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清漳濁漳合于上黨  
當陽即沮漳合流潁上即漳潁合流潁別予未曾目  
見彰郡昂西江合流毫漳則漳潁合流雲夏則漳鄭  
合流此數處皆清濁合流也理如蟠螭數十里方流  
如漳亦從章王之左右之臣匪執詩云濟人辟王漳  
左右趨之濟人辟王左右奉漳人圭之半體也合之  
則成圭王左右之臣合體一心趣乎王者也又諸侯  
以聘女取其判合也有夏于山川以其殺宗廟禮之  
半也又牙璋以起軍旅先儒謂有鉏牙之飾于剡側  
不然也牙璋判合之器也當於合處為牙如今之合

契牙璋牡契也以起軍旅則其牝宜在軍中臣虎符  
之法也洛水落同義禮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今肥  
水汜水天下亦多先儒皆自有解

解列監澤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悉注其中未水  
常溢火旱未常涸涵色正赤在版泉之下里俗謂之  
蚩尤血惟中間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  
聚人其小有堯梢醕音水一謂之巫咸河大海之水  
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監惟巫咸水入則監不復結  
故人謂之無賦河為監澤之患築大堤以防之甚於  
備寇盜原其理蓋巫咸乃濁水入海中則淤澱國脉  
監遂不成非有他異也

在子云程生馬嘗觀文字注秦人謂豹日程予至延  
列人至今謂虎豹為程蓋言蓋也方言如此抑亦舊  
俗也唐六典述五行有祿命驛馬滙河之目人多不  
曉滙河之義予在邲延見安南行營諸將閱兵馬籍  
有稱過滙河損失問其何謂滙河乃越人謂淖沙為  
滙河水人謂之活沙予嘗已無定河度活沙人馬履  
之百步之外皆動傾人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  
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馳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  
人平陷于子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又謂沙隨風流  
謂之流沙滙字書亦作涇蒲滙切按說文滙深泥也  
術書有滙河者蓋謂陷運如今之空也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人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者  
是也某類疏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芬香秋間葉間微  
白如粉汚辟蟲殊驗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予判  
昭文館時曾得數株於潞公家移植秘閣後今不復  
有存者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蓀人即今薑  
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菹今白芷是也  
祭禮有腥燂熟三炊曰烝以謂腥燂備太古中古之  
禮予以為不然先王之於死者以之為無知則不仁  
以之為有知則不智庶可食之孰所以為仁不可食  
之腥燂所以為智又一說腥燂以鬼道接之饋食以  
人道接之致疑也或謂鬼神嗜腥燂此出於異說

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或有此理。未可致詰。

世以玄為淺黑色。瑞為赭玉。皆不然也。玄乃赤黑色。鸞羽是也。故謂之玄鳥。馮寧中京師貴人戚里多衣

深紫色。謂之黑紫。亦色相亂。幾不可分。乃所謂玄也。

瑞赭色也。其衣如瑞。音稷之瑞色。謂之糜。糜音門。以其色余

之也。詩有糜有苞。今祭人音糜。聲之訛也。糜色在朱黃之間。似乎赭。極間

光瑩。樹之榮澤。燭人如赤珠。此自是一色。似赭非赭。

蓋所謂瑞色名也。而後玉以其赭而澤。故以論之也。

猶鶻以色名。而後鳥以鳥色論之也。○世間鍛鐵。所謂

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煉之。

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此乃偽鋼耳。暫假生

鐵以為堅。二三煉則生鐵自熟。仍是柔鐵。然而天下

莫以為非者。蓋未識真鋼耳。予出使至磁州。觀坊觀

煉鐵。方識真鋼。凡鐵之有鋼。如麵中有筋。灌漆柔麵。

則麵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有餘。大每錠

稱之一錠。一輕。至累錠。而斤兩不減。則純鋼也。至百

鍊不耗。多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清明。磨堂之則黯

黯。然青且黑。亦常鐵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

者。皆繫地之所產。○詩荏菀之支。童子佩觿。觿結

錐也。荏菀生英文。出於葉間。垂之。正如解結。錐所謂

佩鞶者。疑古人為鞶之制。亦當與荏菀之葉相似。但

今不復見耳。

錐

江南有小粟謂之茅粟茅音草以予觀之此正所謂

茅也則莊子所謂狙公賦茅者此又相近之誤也

予家有閣博陵益唐祭府十八學士各有真贊亦唐

人書多亦曰史不同姚東字思康曰史乃姚思康字

簡之蘊臺陸元明薛莊唐書皆以字為名李元道蓋

未達于志寧許敬宗劉孝孫秦允恭唐書皆不書字

房真齡字喬年唐書乃房喬字真齡孔穎達字穎達

唐書字仲達蘇典截名從日從九唐書乃從日從助

許敬宗薛莊官皆直記室唐書乃撰記室蓋唐書成

于後人之手所傳容訛謬此乃當時所記也以曰有

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云目如懸鈴者佳則真齡果

名非字也然蘇世長太宗召對真武門問云知何名

長意短後乃為學士似為學士時方便名耳

唐正觀中勅下度支求杜若者昂以謝朓詩云芳洲

採杜若乃責坊列貢之當時以為嗤笑至如唐故吏

中書省中植紫薇花何異坊列貢杜若然歷世循之

不以為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

吏也

漢人有飲酒一石不乱予以志酒法較之每麩米二

斛釀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醜者每林一斛不過

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漢法則粗有酒氣而已能飲者

飲多不乱且豈是怪然漢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

秭



升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耶或謂石乃鈞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計之當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國飲酒數石不亂疑此理古祝澣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澣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澣水所經取其井水煮膠禮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脹之下膈踈痰止吐皆取澣水性懸下清而重故以治澣濁及送上之疾今醫方不載此意

予見人為文章多言前榮人者夏屋東西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則謂之東雷未知西雷前榮安在宗廟之祭西向者室中之祭也藏主于西

壁以其生者之慶奧也即主祐而求之所以西向而

亦至三獻則尸出于室坐于戶西南面此堂上之祭

也戶西謂之宸後宸于戶左戶右牖戶牖之間謂之宸生于戶西即當宸而坐上堂設位而

亦東向者後用室中之禮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

猶正牆面而立也周南召南樂名也昏鼓以雅以南

是也閔睢鵲巢二南之詩而已有樂有舞焉學者之

夏其始也字周南召南未至于舞夫夏大武所謂為

周南召南者不獨稱其詩而已

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古人即謂野馬為

塵埃如吳融云動泉間之野馬又韓滉云密裏日光

飛野馬皆以塵為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野間浮

氣耳遠望如群羊又如水波仙書謂如熟時野馬陽  
焰即此物也

蒲蘆說者以為螺贏疑不然蒲蘆即蒲葦耳故曰人  
道敏政地道敏執矣政猶蒲蘆也人之為政猶地之  
執蒲葦遂之而已亦行其所宜也

予考樂律及度詔改鑄渾儀永泰以前度量六升  
計六斛當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一  
當今四兩三分兩之  
一兩當合六銖半為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  
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之四十五強

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  
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

基太一八曰火遊太一九曰九氣太一十曰十神太  
一惟太一最尊更言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移後  
人以其別立名遂對火遊而謂之小遊太一此出於  
後人誤加之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太一  
乃在席虛甚為失序熙寧中初宮中太一宮下太史  
考定神位予時領太史預其議論今前殿祠五福而  
太一別為後殿各全其名深為得禮然君基臣基民  
基避唐明帝諱改為基至今仍襲旧名未曾改正予  
嘉祐中客宣別寧國縣二人有方畱者其高祖方虔  
為楊州密守將總兵戍寧國以備兩浙虔後為吳人  
所擒其子從訓代守寧國故子孫至今為寧國人所

有楊溥與方慶方後訓手教數十紙二札皆精善教  
稱委曲書押處稱使或稱吳王內一紙報方慶云錢  
鏐此月內已亡歿紙尾畫正月二十九日按五代史  
錢鏐以後唐長興二年卒楊溥天成四年已僭帝位  
位豈得長興二年尚稱吳王溥手教所指揮更甚詳  
翰墨中記極有次序是當時親跡今按天成四年  
歲庚寅長興二年歲壬辰計差二年溥手教予得其  
四紙至今家藏

筆談卷第三

筆談卷第四

沈括存中

辯證二

司馬相如上林賦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灑澶淫  
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灑澶橫漾東江太湖入川  
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隔太山及淮濟  
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濟  
灌三江而滿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為江漢淮汝東  
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朝彝江分為三入于震澤  
後為小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  
湖自隔山其末乃遠出五湖之下流注入于海何緣

入于五湖淮汝自往徐列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歆  
蠶既濟陽烏攸若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則  
歆蠶水之所濟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澤也震澤  
上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亦莫  
知孰為三江者蓋三江之水並所入則震澤壅而為  
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此水之理也

海列東海縣西小有二古墓因誌謂之黃兒墓有一  
石碑已漫滅不可讀莫知黃兒者何人石延年通判  
海列因行縣見之曰漢二陳東海人此必其墓也遂  
謂之二陳墓刻碑于其傍後人又收入因經予按陳廣  
東海南陵人南陵今屬河內縣今東海縣乃漢之頓榆

自屬瑯琊郡非古之東海也今萊縣東四十里自有  
陳廣墓過其東又二里有陳愛墓延并不講地誌但  
見今謂之東海縣遂以二陳名之極為乖誤夫凡地  
名如此者至多豈足紀者此乃予初仕為沐陽主簿  
日始見因經中增此爰後世不知其因性人以為實  
錄謾誌于此以見天下地書皆不可堅信其北又有  
孝女塚廟貌甚盛著在祀典孝女亦東海人頓榆既  
非東海故境則孝女塚廟亦後人附會縣名為之耳  
楊文公誅菟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  
以桂屑布軌縫中宿草尽死謂呂氏春秋云桂枝之  
下無雜木蓋桂枝味辛蠶故也然桂之殺草本自是其

性不為辜螫也。雷公炮灸論云：以桂為丁，以釘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耳。天下地名錯亂，乖謬率難考信。如楚章華臺，亳及城父縣陳列商水縣，則列江陵長林監利縣皆有之。乾谿亦有數處。擬左傳楚吳王七年，就章華之臺，亦諸侯落之。杜預注章華臺在華容城中，華容即今監利縣，非岳列之華容也。至今有章華故臺在縣郭中，亦杜預之說相符。亳列城父縣有乾谿，其側亦有章華臺，故臺基下，性得人骨云。楚靈王戰死于此，商水性縣章華之側，亦有乾谿。薛綜注張衡東京賦引左氏傳乃云：楚子成章華之臺于乾谿，皆誤說也。左傳吳

無此文。章華亦乾谿，元非一處。楚吳王十二年，王將于列，未使高候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圍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此則城父之乾谿。靈王八年，許遷于夷者，乃此地。十三年，公子比為亂，使觀從師于乾谿，王衆潰，吳王亡，不知所在。平王即位，殺囚衣之玉服，而流諸漢，乃取葬之，以請國人，而赴以乾谿。靈王實縊于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榷告，乃改葬之，而非死于乾谿也。昭王二十七年，吳伐陳，王帥師救陳，次于城父，將戰，王卒于城父，而春秋又云：弑其君于乾谿，則後世謂吳王實死于是，理不足怪也。○今人守郡謂之建摩，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

此誤也。近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  
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近年阮始平詩云屢薦  
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謂山濤薦或為吏部郎三上  
武帝不用後為荀勗一掎遂出始平故有此句。近年  
被擢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為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  
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為  
故實。

除拜官職謂除其曰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易曰  
曰除如新曰歲之歲之歲除戎器戒不虞以除易除  
新易弊所以備不虞也。皆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  
易之義。

世人盃鞞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鞞也  
載耳尚有當時所盃鞞甚明。唯載猛又請江南人  
謂之鞞文公因此遂謬以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  
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盃皆是。唯載後  
世不復可辨退之遂為無載矣。

今之數錢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  
字如什亦伍耳。唐自皇甫鑄為墊錢法至昭宗末乃  
定八十為百。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喊  
三錢以七十七為百。翰官仍用八十至今翰官錢有  
用八十陌者。唐書開元錢重二銖四參今蜀部亦以  
十三為一銖。參乃古之參字恐相傳之誤耳。

前史稱嚴武為劍南節度使放肆不法李白為之作  
蜀道難按孟榮所記白初至京師噴知章聞其名首  
詣之白出蜀道難讀未畢稱嘆數四時乃天寶初也  
此時白已作蜀道難嚴武為劍南乃在至德以後甫  
宋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各得於一時見聞本末  
不相知率多舛誤皆此文之類李白集中稱刺章仇  
兼瓊亦唐書所載不同此唐書誤也

舊唐書禹貢云雲夢土作又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南  
書作雲土刻作又詔改禹貢從古本予按孔安國  
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  
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鄭

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  
雲中遂奔鄭人則今之安別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  
後至鄭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王以田江  
南之野杜預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水曰江南之夢  
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予自隨別道安陸入于漢  
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  
南為夢江北為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  
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  
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上浙水出稍高方  
土而刻作又矣此古本之為允也

筆談卷第四

筆談卷第五

沈 栢 存中

樂律一

月礼允樂園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  
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函鍾宮大蕤為  
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  
得而礼矣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  
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礼矣凡聲之高下列為伍  
等以宮商角徵羽名之為之主者曰宮次二曰商次  
三曰角次四曰徵次五曰羽此謂之序名可易序不  
可易因鍾為宮則黃鍾乃第五羽也今則謂之角



雖謂之角名則易矣其實第五之也安能變哉強謂  
之角而已先王為樂之意蓋不知是也世之樂異乎郊  
廟之樂者如國鐘為宮則林鐘角也樂有用林鐘者  
則變而用黃鐘此祀天神之音云耳非謂能易羽以  
為角也函鐘為宮則大蕤徵也樂有用大蕤者則  
變而用姑洗此求地祇之音云耳非謂能易羽為徵  
也黃鐘為宮則南呂羽也樂有用南呂者則變而  
用應鐘此求人鬼之音云耳非謂能變均外間也  
以為羽也應鐘黃鐘宮之變徵文武之鬼神之情當以  
類求之朱紘越席大羹明酒所以交於冥莫者異乎  
養道此所以變其律也也之不用高先儒以謂殺

也也黃鐘之大蕤函鐘之南呂皆高也是殺也未嘗不

用也所以不用高者高中也宮生徵人生商人生羽降

興上下之神虛其中也人也遺乎人也所以致一于

鬼神也宗廟之樂宮為之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

宮角徵羽相次者人樂之叙也故以之求人鬼也樂

之叙宮商角徵羽此但無商耳其餘悉用此人樂之

叙也何以知宮為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以律呂

次叙知之也黃鐘最長大呂次長圖丘方澤之樂皆

以太蕤又次應鐘最短計其叙也

以角為先其次徵又次宮又次羽始于角木木生火

火生土人生水越金不木火土水相次者天地之叙

故以之禮天地五行之叙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人

羽以律呂次叙知之也黃鐘最長大蕤次長國鐘又

次姑洗又次函鍾又次此四音之叙也天之氣始于  
而呂最短此其叙也子故先以黃鍾天之功畢于三月故終之以姑洗地  
之功見于正月故先之以太簇畢于八月故終之以  
南呂函陰之氣鍾於北方人之所終歸鬼之所藏也  
故先之以黃鍾終之以應鍾此三樂之始終也角者  
物生之始也徵者物之成羽者物之終天之氣始於  
十一月至于正月万物萌動地功見處則天功之成  
也故地以太簇為角天以太簇為徵三月万物悉達  
天功畢處則地功之成也故天以姑洗為羽地以姑  
洗為徵八月生物成地之功終畢故南呂以為羽  
函正樂多以函鍾為宮而曰乃奏黃鍾以祀天神方  
天功畢處則地功之成也故天以太簇為徵三月万物悉達

止是也樂始于黃鍾一均黃鍾一均可以此黃鍾一均分為天地二  
方尺樂而已准圖鍾一均太簇為角姑洗為角林鍾為  
則宮也自合在徵之後羽之前正當用夾鍾也二樂  
何以專用黃鍾一均蓋黃鍾正均也樂之全體非十  
一均之類也故漢書曰黃鍾為宮則和底之律有正應與  
有忽微他律其當其月為宮則和底之律有正應與  
微不他均則各主其均起十一月為宮則和底之律有正應與  
也他均則各主其均起十一月為宮則和底之律有正應與  
書曰下徵則各主其均起十一月為宮則和底之律有正應與  
鐘之徵變南呂之本黃鍾之宮與南呂為高林鍾之本正應黃  
各異善南呂之本黃鍾之宮與南呂為高林鍾之本正應黃  
下徵之南呂以黃鍾為主而已此天地相與之叙  
也人鬼始于正小成于東小成于西以萃于幽陰之  
地也始于十一月而成于正月者函陰之氣稍出于  
東方也全處函陰則不與人接稍出于東方故人鬼  
可得而禮也終則復歸于函陰復其常也惟羽也獨

遠於他均者。世樂始於十一月。終於八月。者。天地歲  
變之一終也。鬼道無窮。非若歲夏之有卒。故於十二  
月律。然後終。夏先追遠之道。厚之至也。此廟樂之始  
終也。人鬼盡十二律。為義。則始於黃鐘。終於應鐘。以  
宮商角徵羽為叙。則始於宮。而自當以黃鐘為宮也。  
天神始於黃鐘。終於姑洗。以木火土金水為叙。則宮  
也。當在太簇。徵之後。姑洗之前。則自當以圓鐘為  
宮也。地祇始於太簇。終於南呂。以木火土金水為叙。  
則宮也。當在姑洗。徵之後。南呂之前。中間惟函鐘  
當均。自當以函鐘為宮也。天神用圓鐘之後。始洗之  
前。惟有一律。自然合用也。  
不曰夾鐘。而曰函鐘者。以天律言之也。不曰林鐘。曰  
函鐘者。以地道言之也。黃鐘與函鐘。各名人道也。

此三律為宮。次叙定理。非可以意鑿也。圓鐘六變。函  
鐘八變。黃鐘九變。同會于卯。人者昏明之交。所以交  
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故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祀也。  
自辰以往。常在晝。自寅以來。常在夜。故郊為昏明之  
交。當其中間。晝夜夾之。故謂之夾鐘。黃鐘一變。為林  
鐘。再變。為太簇。三變。為南呂。四變。為姑洗。五變。為應鐘。六變。  
蕤賓。七變。為太呂。八變。為夷則。九變。為夾鐘。十變。為黃鐘。  
十一變。為太呂。十二變。為夷則。十三變。為夾鐘。十四變。為黃鐘。  
十五變。為太呂。十六變。為夷則。十七變。為夾鐘。十八變。為黃鐘。  
十九變。為太呂。二十變。為夷則。二十一變。為夾鐘。二十二變。為黃鐘。  
二十三變。為太呂。二十四變。為夷則。二十五變。為夾鐘。二十六變。為黃鐘。  
二十七變。為太呂。二十八變。為夷則。二十九變。為夾鐘。三十變。為黃鐘。  
三十一變。為太呂。三十二變。為夷則。三十三變。為夾鐘。三十四變。為黃鐘。  
三十五變。為太呂。三十六變。為夷則。三十七變。為夾鐘。三十八變。為黃鐘。  
三十九變。為太呂。四十變。為夷則。四十一變。為夾鐘。四十二變。為黃鐘。  
四十三變。為太呂。四十四變。為夷則。四十五變。為夾鐘。四十六變。為黃鐘。  
四十七變。為太呂。四十八變。為夷則。四十九變。為夾鐘。五十變。為黃鐘。  
五十一變。為太呂。五十二變。為夷則。五十三變。為夾鐘。五十四變。為黃鐘。  
五十五變。為太呂。五十六變。為夷則。五十七變。為夾鐘。五十八變。為黃鐘。  
五十九變。為太呂。六十變。為夷則。六十一變。為夾鐘。六十二變。為黃鐘。  
六十三變。為太呂。六十四變。為夷則。六十五變。為夾鐘。六十六變。為黃鐘。  
六十七變。為太呂。六十八變。為夷則。六十九變。為夾鐘。七十變。為黃鐘。  
七十一變。為太呂。七十二變。為夷則。七十三變。為夾鐘。七十四變。為黃鐘。  
七十五變。為太呂。七十六變。為夷則。七十七變。為夾鐘。七十八變。為黃鐘。  
七十九變。為太呂。八十變。為夷則。八十一變。為夾鐘。八十二變。為黃鐘。  
八十三變。為太呂。八十四變。為夷則。八十五變。為夾鐘。八十六變。為黃鐘。  
八十七變。為太呂。八十八變。為夷則。八十九變。為夾鐘。九十變。為黃鐘。  
九十一變。為太呂。九十二變。為夷則。九十三變。為夾鐘。九十四變。為黃鐘。  
九十五變。為太呂。九十六變。為夷則。九十七變。為夾鐘。九十八變。為黃鐘。  
九十九變。為太呂。一百變。為夷則。一百零一變。為夾鐘。一百零二變。為黃鐘。  
一百零三變。為太呂。一百零四變。為夷則。一百零五變。為夾鐘。一百零六變。為黃鐘。  
一百零七變。為太呂。一百零八變。為夷則。一百零九變。為夾鐘。一百一十變。為黃鐘。  
一百一十一變。為太呂。一百一十二變。為夷則。一百一十三變。為夾鐘。一百一十四變。為黃鐘。  
一百一十五變。為太呂。一百一十六變。為夷則。一百一十七變。為夾鐘。一百一十八變。為黃鐘。  
一百一十九變。為太呂。一百二十變。為夷則。一百二十一變。為夾鐘。一百二十二變。為黃鐘。  
一百二十三變。為太呂。一百二十四變。為夷則。一百二十五變。為夾鐘。一百二十六變。為黃鐘。  
一百二十七變。為太呂。一百二十八變。為夷則。一百二十九變。為夾鐘。一百三十變。為黃鐘。  
一百三十一變。為太呂。一百三十二變。為夷則。一百三十三變。為夾鐘。一百三十四變。為黃鐘。  
一百三十七變。為太呂。一百三十八變。為夷則。一百三十九變。為夾鐘。一百四十變。為黃鐘。  
一百四十一變。為太呂。一百四十二變。為夷則。一百四十三變。為夾鐘。一百四十四變。為黃鐘。  
一百四十七變。為太呂。一百四十八變。為夷則。一百四十九變。為夾鐘。一百五十變。為黃鐘。  
一百五十一變。為太呂。一百五十二變。為夷則。一百五十三變。為夾鐘。一百五十四變。為黃鐘。  
一百五十七變。為太呂。一百五十八變。為夷則。一百五十九變。為夾鐘。一百六十變。為黃鐘。  
一百六十一變。為太呂。一百六十二變。為夷則。一百六十三變。為夾鐘。一百六十四變。為黃鐘。  
一百六十七變。為太呂。一百六十八變。為夷則。一百六十九變。為夾鐘。一百七十變。為黃鐘。  
一百七十一變。為太呂。一百七十二變。為夷則。一百七十三變。為夾鐘。一百七十四變。為黃鐘。  
一百七十七變。為太呂。一百七十八變。為夷則。一百七十九變。為夾鐘。一百八十變。為黃鐘。  
一百八十一變。為太呂。一百八十二變。為夷則。一百八十三變。為夾鐘。一百八十四變。為黃鐘。  
一百八十七變。為太呂。一百八十八變。為夷則。一百八十九變。為夾鐘。一百九十變。為黃鐘。  
一百九十一變。為太呂。一百九十二變。為夷則。一百九十三變。為夾鐘。一百九十四變。為黃鐘。  
一百九十七變。為太呂。一百九十八變。為夷則。一百九十九變。為夾鐘。二百變。為黃鐘。

考其序。豈毫髮可移。此所謂天理也。一者人鬼以宮

商角徵羽為序者二者天神三者地祇皆以木火土  
金水為序者四者以黃鍾一均分為天地二樂者五  
者六變八變九變皆會于夾鍾者

六呂三曰鍾三曰呂

夾鍾林鍾應鍾  
大呂中呂南呂

鍾與呂常相聞

常相對六呂之間復自有陰陽也納音之法申子辰  
巳酉丑為陽紀寅午戌亥卯未為陰紀亥卯未曰夾  
鍾林鍾應鍾陽中之陰也黃鍾者陽之所鍾也夾鍾  
林鍾應鍾陰之所鍾也故皆謂之鍾巳酉丑大呂中  
呂南呂陰中之陽也呂助也能時出而助陽也故皆  
謂之呂漢志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五  
八八為五者謂一上生與一下生相間如此則自大

呂以後律數皆差須自蕤賓再上生方得本數此八  
八為五之誤也或曰律無上生呂之理但當下生而  
用濁倍二說皆通然至蕤賓清宮生大呂清宮又當  
再上生如此時上時下亦非自然之數不免牽合矣  
自子至巳為陽律陽呂自午至亥為陰律陰呂凡陽  
律陽呂皆下生陰律陰呂皆上生故巳方之律謂之  
中呂言陰陽至此而中也

中呂當讀如本  
字作仲非也

至午則謂

之蕤賓陽常為主陰常為賓蕤賓者陽至此而為賓也  
納音之法自黃鍾相生至于中呂而中謂之陽紀自  
蕤賓相生至于應鍾而終謂之陰紀蓋中呂為陰陽

之中子午為陰陽之分也

漢志言數曰大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万物者也殊不知此乃求律呂長短体筭立成法耳別有何義為史者但見其數浩博莫測所用乃曰此陰陽合德化生万物者也嘗有人於土中得一朽弊搗帛杵不識持歸以示隣里大小聚觀莫不怪愕不知何物後有一書生過見之曰此靈物也吾聞防風氏身長三丈骨節專車此防風氏胫骨也鄉人皆喜築廟祭之謂之胫廟班固此論亦近手胫廟也

吾聞羯鼓錄序羯鼓之聲云透空碎遠極異眾樂唐羯鼓曲今唯有邠列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滴泉泉之曲予在邠時尚聞其甚涯原兼斐公斐楊元孫因奏交回有旨令召此人赴闕元孫至邠而其人已死羯鼓遺音遂絕今樂部中所有但名存而已透空碎遠了無餘跡唐明皇亦幸李龜年論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櫃用力如此其為藝可知也

唐之杖鼓本謂之兩杖鼓兩頭皆用杖今之杖鼓一頭以手拊之則唐之漢震茅二鼓也明帝宋開府皆善此鼓其曲多獨奏如鼓笛是也今時杖鼓常時曲只是打指鮮有專門獨奏之物古曲悉皆散亡頃年

主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扶鼓曲也或作鹽  
唐曲有突厥鹽何龍鹽施有喜詩云顛狂楚客歌成  
雲娟賴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扶鼓譜中有矣  
杖色元稹連昌宮詞有逡巡大遍涼州徹謂大遍  
者有序引歌孰唯唯催擷衰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  
數大解每解有數疊者裁截用之即謂之摘遍今人  
大曲皆是裁用悉非大遍也

鼓吹部有拱辰管則古之又手管也太宗皇帝賜令  
名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枕毡凱歌乃古之遺意凱  
歌詞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予在邠延時製教十曲  
今士卒歌之今粗記得數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列

別分子將打衙頭回看秦塞低如馬漸見黃河直似  
流其二天威卷地遇黃河萬里老人吟漢歌莫壩橫山倒  
流水從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馬尾胡琴隨漢車曲毡猶  
自怨單于夢弓莫射雲中尸婦尸如今不寄書其四旗  
隊渾如錦練堆銀裝背魄打回人先教降掃安西路  
侍向河源飲馬來其五靈武西涼不用圍蕃家物心  
侍納王師城中半是開西種猶有當時靴吃根句兒  
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  
每復此遍冠某公好柘枝舞會客又舞柘枝每舞必  
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是某公時  
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

總

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度者往往之。  
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屯中每字。中有屯。凡曲  
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  
音不同。當使字。人舉未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接  
處。無有塊。此謂屯中每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  
善過度是也。如宮屯字。而曲合用商屯。則能轉宮為  
商。歌之。此字中有屯也。善歌者謂之內裏屯。不善歌  
者。屯在柳楊。謂之念曲。屯在舍韜。謂之叫曲。

五音官商角為從屯。徵羽為變屯。後謂律從律。呂從  
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屯以配君臣民子。  
早有定。不可相踰。屯以為變物。則或遇於君屯。屯嫌

六律為君屯。則商角皆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加變徵  
六呂為君聲。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以律應。

則從變之屯。已續矣。隋柱國鄭譯始條具之。均展轉  
相生。為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亂無統。競為新屯。自  
後又有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双字半字之傍字。  
法從變之屯。每後條理多。外國之屯。前世自別為  
四夷樂。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亦胡部合奏。自  
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屯為  
清樂。合胡部者為宴古。待皆詠之。然後以屯依詠。以  
以成曲。謂之快律。其志安和。則以安和之屯詠之。其  
志怨思。則以怨思之屯詠之。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則  
詩亦志。屯亦曲。莫不安且樂。亂世之音怨以怒。則詩

亦志。志與曲莫不悉且怒。此所以審音而知政也。詩之外又有和志。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志。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志也。今管絃之中。纏志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志。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下和之間。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獨只是詩。而花間集所載咸陽沽酒。寶釵空。乃公是張泌所為。莫知孰是之。今志詞相從。惟里巷間歌謠及陽關鴉練之類。稍類曰俗。然唐人填曲。多詠其曲名。所以哀樂與志尚相階會。今人則不復知有志矣。

哀志而歌樂。詞樂志而歌。悉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志與意不相階故也。

古樂有三調志。謂清調、平調、側調也。王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別。是也。今樂部中有三調樂。只皆短小。其志惟殺。惟道。調小石法。曲用之。雖謂之三調。亦皆不復辨清平側志。但比他樂特為煩數耳。獨異志云：唐義隋亂。樂聲散失。獨立徵音。李嗣真密求得之。聞琴宮中。砧聲求得。喪車一鐸。入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者。掘之得石一。改裁為四具。以補樂聲之闕。此妄也。聲在短長厚薄之間。故考工記磬氏為磬。已上則磨其聲。已下則磨其端。磨其毫末。則聲隨而變。豈有



帛砧裁琢為磬而尚存故聲哉兼古樂宮商角徵聲隨  
律余之迭為宮徵嗣真必嘗為新磬好夏者遂附益  
為之既云裁為四具則是不獨補徵聲也

國史纂異云潤別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  
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潤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  
十三宜於黃鍾東九尺搖必得焉云之果如其言此  
妄也法月律為磬當依葦氣潤月自在 間潤月無  
中氣豈當月律此惜然者為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  
晉某年所造既淪陷在地中豈暇復按方隅尺寸埋  
之此欺誕之甚也

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歸陌上望仙山彼作霓  
裳羽衣曲又王建詩云听風听水作霓裳白樂天詩  
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洋陽門  
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閔仙樂及上席但記  
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娑  
門曲亦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  
所進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  
道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  
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猷仙音曲乃其遺  
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猷仙音乃小石調耳  
未知孰是

虞書曰鼙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鳴球非可

以曼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曼且擊琴瑟非  
可以搏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搏且拊所  
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則且  
祖考之來格也和之生於心其可見者如此後之為  
樂者文備而實不足師之志主於中節奏諧也律而  
已古之樂師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樂成於心然  
後直於志則必有形容以表之故樂有志也而有容其  
所以感人深者不獨出於器而已

新五代史書唐昭宗幸翠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  
師作菩薩蠻辭三章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樹陌上行  
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今此辭墨本獨在陝

列一仙寺中紙札甚草人予頃年過陝曾一見之後  
人題跋多盈巨軸矣

世稱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則至今有白雪樓此乃曰  
宋玉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歌曰卜里巴人次為  
陽阿薤露又為陽春白雪引高刻羽雜以流徵遂理  
郢人善歌殊不考其義其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則歌  
者非郢人也其曰卜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  
陽阿薤露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  
引高刻羽雜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以楚之  
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於數人則為不知歌甚矣  
故以此自况陽春白雪皆郢人所能也以其不能也

能者明其俗豈非大誤也。襄陽耆曰傳維云楚有善  
教者。教陽菱白。朝日。魚。廉。和。之。者。不。受。於。人。復。元。  
陽。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列。本。得。之。小。郢。亦。此。古。之。楚。  
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不。然。也。  
此。鄂。也。非。郢。也。批。左。傳。楚。成。王。使。闢。宜。申。為。商。工。以。  
漢。沂。江。將。入。郢。王。在。諸。宮。下。見。之。以。漢。至。于。夏。口。然。  
後。沂。江。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王。在。諸。宮。下。  
見。之。則。諸。宮。蓋。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文。王。遷。郢。  
昭。王。近。郢。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注。左。傳。云。楚。國。今。  
南。邵。江。陵。縣。小。紀。南。城。也。謝。灵。運。鄴。中。集。云。南。登。  
一。郢。城。今。江。陵。小。十二。里。有。沔。南。城。昂。古。之。郢。都。也。

又謂之南郢

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為宮法。  
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  
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  
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于火。人傳于。  
土。人傳于金。人傳于水。匪謂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  
于金。左旋傳于火。人傳于木。木傳于水。人傳于土。納。  
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於乾。而納音之。  
終于坤。納音始於金。人。乾也。終于土。坤也。納音之。  
法。同類聚妻隔八生子。此律呂相生之法也。  
五行先仲而後孟。人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  
子。金。之。仲。黃。鍾。同。位。聚。乙。丑。乙。太。呂。之。南。日。位。得。甲。與。  
子。金。之。仲。黃。鍾。同。位。聚。乙。丑。乙。太。呂。之。南。日。位。得。甲。與。  
子。金。之。仲。黃。鍾。同。位。聚。乙。丑。乙。太。呂。之。南。日。位。得。甲。與。

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

庚則之商隔八下生庚則也下生庚則也

申同位娶癸酉

而呂

隔八上生

庚辰金之季

而呂

庚辰同位

而呂

庚辰同位

三元終若只以陽辰言之則順傳孟仲季也

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則順傳孟仲季也

娶辛巳

中呂

隔八下生

戊子火之仲

黃鐘

之徵金三

丙方也

戊子娶巳丑

大呂

生丙申火之孟

庚則

丙申娶

之徵

丙申娶

丁酉

而呂

生甲辰

火之季

而呂

甲辰娶乙巳

中呂

生

壬子木之仲

黃鐘

之角火三

如是左行

至于丁

巳中呂之宮

五音一終

復自甲午金之仲

娶乙未

高

八生壬寅

一如甲子之法

終于癸亥

謂疑賓娶林鐘

上生大簇之類

至于巳為陽故自黃鐘至于中呂皆下生自午至于

亥為陰故自林鐘至于應鐘皆上生

予於樂論叙之

甚詳此不復紀

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

乙未為陽律陽呂皆上生六

十律相反取以分為一紀也

今太常鍾鐃皆於角本為紐

謂之旋夷側垂之皇祐

中杭列西湖側發地得一古鍾

匾而短其枚長幾半

寸大略制度如息氏所載唯角乃中空

角半以上差

小所謂衡者予細考其制亦似有義

角所以中空者

疑鐘縠自其中垂下當衡角之間

以橫栝桂之橫栝

疑所謂旋夷也今考其名竹簫之簫

又從竹從角則

角僅乎空角半以上微小者所以礙橫栝

以其橫栝

所在也則有衡之義也其橫栝之形

以夷而可旋疑

所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此衡角中空則猶小於

所

謂旋夷以今之鍾鐃校之

角者乃欲礙橫格似有所目彼衡角俱實則衡小於  
角似無所目又以其格之橫於其中也則宜有衡義  
實角直上植之而謂之衡者何義又橫格以其可旋  
而有異形或可謂之旋與今鍾則實其紐不動何緣  
得旋名若以側垂之其鍾可以掉蕩旋轉則鍾常不  
定擊者安能常當其燧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鍾今  
尚在錢唐予群從家藏之

海及士人李慎言嘗及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毬  
山陽秦繩為之付叙其事甚詳有拋毬曲十餘闕詞  
皆清麗今獨記兩闕侍燕黃昏晚未休玉堦夜色月  
如流朝來自覺永恩醉笑倩傍人認絲毬堪恨隋家

幾帝王靠祠探盡練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是金  
炉日香

盧氏雜說韓華謂晉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母  
年儉輩皆自廣陵敗散言魏散亡廣陵始故名其曲  
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撥深序引  
之類故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  
應瓊亦列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為曲名明  
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諫諷時妄散取曲名廣陵乃其  
取命相付為義耳

馬鳩笛賦云裁以當適便易持李善注謂適馬策也  
裁笛以當馬適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為馬策

適管古人謂樂之管為適故備岳生之竹適內辟餘  
蕭外適裁以當之者餘器多裁衆適以成音此笛但  
裁一適五音皆具當適之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不同周禮笙  
師掌教篴遂或云漢武帝時丘仲始作笛又云起於  
羌人後漢馬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刻其上孔五孔  
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為之注云七孔長尺  
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大常報吹部中謂之橫吹非  
融之所賦者融賦云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  
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色五音畢沈約宋書  
亦云京君備其五音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遂乃今

時所吹五空竹遂以融所記論之則古遂不應有  
五孔則子春之說亦未為然今三禮圖畫遂亦橫設  
而有五孔又不知出何典據  
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色始發越予曾見唐  
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色愈清又常見  
越人陶道真畜一張越琴傳云古塚中敗棺朽木也  
色極勁樵吳僧智起有一琴瑟人微碧紋石為軀制  
度音韻皆臻妙腹有李陽冰篆數十字其畧云南溟  
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余工斲  
為此琴篆文甚古勁琴材欲輕駿脆滑謂之四善木  
堅如石可以割不琴亦所未論也校荒錄云瓊管多烏

滿呿陀皆奇木疑伽陀羅昂呿陀也

高郵人柔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色悉能占其災福  
尤善樂律曰傳有虞美人草閩人作虞美人曲則枝  
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試如取傳乃詳其曲聲  
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報之  
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色調亦虞美人曲全  
不相近始末每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亦虞美人  
曲矣異<sup>音</sup>律法同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舒進士  
及第終於列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吳間人亦  
莫知其如何者為吳音

筆談卷第五

筆談卷第六

沈括存中

樂律二

前世遺文時有於古人文章中見之元稹詩有琵琶  
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調  
蓋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調稹詩言八十一調人  
多不喻謂予於金陵丞相家得唐賀懷智琵琶譜  
一冊其序云此八十四調內黃鍾大簇林鍾宮色  
絃中彈不出須官色定絃其餘八十一調皆以此三  
調為準更不用官色定絃始喻稹詩言如今之調琴  
須先用官色合字定官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八絃商

上八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絃。色皆當如此。古人仍須以金石為準。商頌依我磬。色是也。今人苟簡。不復以絃管定色。故其高下無準。出於臨時。懷智琵琶譜調格。亦今乐全不同。唐人樂學精深。尚有雅律遺法。今之燕樂古色。多凶。而新色大率皆無法度。樂工自不能言其義。如何得其色。和。

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大簇微下。却以凡字當宮。色比宮之清。宮微高。外方樂。尤無法求體。又高教坊一均。以來。唯小狄樂。色比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小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色也。

今之燕樂二十八調。布在十二律。唯黃鍾中呂林鍾三律。各具宮商角羽四音。其餘或有一調。至二三調。獨蕤賓一律。都無內中管。仙呂調。乃是蕤賓。色亦不正。當本律。其間色音出入。亦不全應古法。略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呂宮。却是古夾鍾宮。商呂宮。乃古林鍾宮。今林鍾商。雁宮。今大呂調。乃古林鍾羽。雖國工亦莫能知其所以。

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色。蓋今乐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大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之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姑洗。高字近中呂。上



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鍾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  
工字近每射六字近應鍾下凡字為黃鍾清高凡字  
為大呂清下五字為大簇清高五字為夾鍾清法雖  
如此然諸調殺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  
殺凡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色者  
皆能言之此不備載也

古法鍾磬每簠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簠又自應一  
律有黃鍾之簠有大呂之簠其他樂皆然且以琴言  
之雖皆清實其間有色重者有色輕者材中自有五  
音故古人名琴或謂之清徵或謂之清角不獨五音  
也又應諸調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虛室以管色

奏雙調琵琶絃軌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室之以  
為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色因者即  
應若徧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遠調色也古法一律  
有五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調更細分之尚不止八十  
四逸調至多偶在二十八調中人見其應則以為恠  
此常理耳此声学至要妙處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  
能極天地至和之色世之樂工絃上音調尚不能知  
何暇及此

筆談卷第七

沈括 存中

象數一

開元大衍曆法家為精密曆代用其朔法至熙寧中  
考之曆已後失五十餘刻而前世曆官皆不能知奉  
元曆乃移其閏朔熙寧十年天正元用午時新曆改  
用子時閏十二月改為閏正月四夷朝貢者用四曆  
此未疑歎塞衆論謂氣至立頭驗可據因以推新曆  
夏下有日考定凡立冬晷景與立春之景相若者也  
今二景短長不同則知天正之氣偏也凡移五十餘  
刻立冬立春之景方得以此為驗論者乃屈元會使

人亦至曆法遂定

六壬天十二辰亥曰登明登避作為正月將戌曰天

魁為二月將古人謂之合神又謂之大陽過宮合神

者正月建寅合在亥二月建卯合在戌之類大陽過

宮者正月日躔諏訾二月日躔降婁之類二祀一也

此以顛帝曆言之也今則分為二祀者蓋日度隨黃

道歲差今大陽至雨水後方躔諏訾春分後方躔降

婁若用合神則須自立春日使用亥將驚蟄使用戌

將今若用大陽則不應合神用合神則不應大陽以

理樞之葭稜皆用月將加正時如此則須當從大陽

過宮若不用大陽躔次則當日當時日月五星支干

二十八宿皆不應天行以此決知須用大陽也然尚

未是尽理若尽理言之并月建亦須移易緣目今斗

初昏刻已不當月建須當隨黃道歲差今則雨水後

一日方合建寅春分後四日方合建卯穀雨後五日

方合建辰如此始与大陽相符復會為一說然須大

改曆法又八釐正如東方蒼龍七宿當起于元終于

斗南方朱鳥七宿起于牛終于奎西方白虎七宿起

于婁終于輿鬼北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于角如

此曆法始正不止六壬而已

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執其義曰正月陽氣始達

呼召万物故曰登明二月物生根魁故曰天魁三月

華葉從根而生故曰從魁。四月陽極無所傳故曰傳。送五月草木茂盛踰於初生故曰勝先。六月万物小盛故曰小吉。七月百穀成實自能任持故曰太一。八月枝條堅剛故曰天罡。九月木可為枝幹故曰太衝。十月万物登成可以會計故曰切曹。十一月月建在子君復其位故曰大吉。十二月為酒醴以報百神故曰神后。此說極無稽。據義理予按登明者正月三陽始兆于地上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魁一星也。斗魁一星抵于戌故曰天魁。從魁者斗魁一星也。斗魁一星抵于酉故曰從魁。斗一星建方斗魁二星建方一星抵戌一星抵酉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一陰

欲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夏至之氣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為婚姻酒食之事。勝先者王者向明而治万物相見乎此莫先焉。太一者太勝莫微垣所在太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所在也。剛倉跨一星亦謂之尤與中剛相直太衝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門。天之衝也。切曹者十月歲切成而會計也。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吏。十二月子位小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稱也。此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吏名之。六合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將。貴人為之主。其前有五將。謂騰蛇朱雀六合同陳青龍也。

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方左謂寅卯辰巳午其後有五將謂天

后太陰真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右方

謂未中唯貴人對相立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虧五

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然莫有對者

故謂之天空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

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空惟求對見及有所伸理

于君者遇之乃吉十一將前二火二木一土間之後

事以辰名者為多皆本于辰巳之辰今畧舉數度十

二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日謂之一辰日

月星謂之三辰小極謂之小辰大火謂之大辰五星

中有辰星皆謂之辰今考子丑至于戌亥謂之十二

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于

東方蒼龍角元之舍起於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

戌亥既謂之辰則十二支十二時皆子丑戌亥則謂

之辰無疑也一日謂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

干言之謂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支干

謂之月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畢

見以其所首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既見有早晚

故日出之時星有三類一經星北極為之長二

舍星大火為之長三行星辰星為之長故皆謂之辰

其而象星拱之故為經星之長大火天

王之座故為舍星之長辰星日之近輔遠乎日不過

一辰故為  
行星之長  
洪範五行數自一至五先儒謂之此五行  
生數各益以土數以為成數以謂五行非土不成故  
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  
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合之為五十有五惟黃帝  
素問土生數五成數亦五蓋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  
土更無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畫而為圖其理可見為  
之圖者設木于東設金于西火居南水居北土居中  
央四方自為五數各并中央之土以為成數土自居  
其位更無所并自然止有五數蓋土不須更待土而  
成也合五行之數為五十則大衍之數也此亦有理  
探蓍之法四十九莖聚之則一而四十九隱于一甲

散之則四十九而一隱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謂之  
無則一在謂之有則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靜則歸  
於一動則惟觀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此所謂大  
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世之談數者蓋得其廢跡然數有甚微者非巧曆所  
能知况此但跡而已至於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跡  
不顯焉此所以前知之神未易可以跡求况得其粗  
也予之所甚微之跡者世之言星者特曆以知之曆  
亦出手臆而已予於奉元曆序論之甚詳治平中金  
火合于軫以崇真宣明景福明崇欽天凡十一家天  
曆步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以上者曆豈足恃哉縱

使在其度然又有行黃道之裏者行黃道之外者行黃道之上者行黃道之下者有循度者有失道者有犯經星者有犯客星者所占各不同此又非曆之能知也又一時之間天行三十餘度抵謂之一宮然時有始末豈可三十度間陰陽皆同至交他宮則頓然差別世言星曆難知惟五行時日為可據是亦不然世之言五行消長者止是知一歲之間如冬至後日行盈度為陽夏至後日行縮度為陰二分行平度殊不知一月之中自有消長望前月行盈度為陽望後月行縮度為陰兩弦行平度至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一月之中亦然不止月中一日之中亦然素問云

疾在肝寅卯患申酉劇病在心己午患子亥劇此一日之中自有四時也安知一時之間每四時安知一刻一分一剎那之中每四時耶又安知十年百年一紀一會一元之間又豈每大四時耶又如春為木九十月間當豐人消長不可三月三十日亥時屬木明日子時頓屬火也似此之類亦非世法可盡者曆法步歲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抵至明年冬至所得辰刻衰移謂之斗分故歲之從步歲人者斗魁所從抵也

移  
正月寅二月卯謂之建其說謂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說但春為寅卯辰夏為巳午未理自當然不須因斗

達也。緣斗達有歲差。蓋古人未有歲差之法。顓帝曆  
冬至日宿牛初。今宿斗六度。古者正月斗杓達寅。今  
則正月達丑矣。又歲與歲合。今亦差一辰。堯典曰。日  
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差移也。

唐書云。落下闳造曆。自言。後八百年當差一筭。至唐  
一行僧出而正之。此妄說也。落下闳曆法極疎。蓋當  
時以為密耳。其間闕畧甚多。且舉二筭言之。漢世尚  
未知黃道歲差。至小祚向子信方候知歲差。今以今  
古曆較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則闳之曆八十年自  
已差一度。兼餘分疎闊。據其法推氣朔五星。當時使  
不可用。不待八十年。乃曰八百年。差一筭。大欺誕也。

天文家有渾儀。測天之器。設于崇臺。以候垂象者。則  
古機衡是也。渾象天之器。以水激之。或以水銀轉之。  
置于密室。與天行相符。張衡陸績所為。及開元中。置  
於武成殿者。皆此器也。皇祐中。禮部試機衡。正天文  
之器。賦舉人皆雜用渾象。試官亦自不曉。茅為高  
等。漢以前皆以小辰居天中。故謂之極星。自祖亘以  
機衡考驗。天極不動。虜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  
熙寧中。予受詔典領曆官。雜考星曆。以機衡求極星。  
初夜在窺管中。少時復出。以此知窺管小。不能容極  
星。遊轉乃稍。展窺管候之。凡歷三月。極星方遊於  
窺管之內。常見不隱。然後知天極不動處。遠極星猶



三度有餘。每極星入窺管。別畫為一圖。人為一圖。規乃畫極星于規中。其初夜中夜後夜。所見各圖之凡為二百餘。因極星方常循因規之內。夜久不差。予於熙寧曆奏議中叙之甚詳。

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疎繆。曆家言晷漏者自顧帝曆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術。皆未合天度。予占天候景。以至驗于儀象。考數下漏。凡十餘年。方粗見真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晷漏。皆非襲蹈前人之跡。其間二度尤微。一者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淡。夏月水利。以為水性如此。又疑水漸所壅。方方理之。終不應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

速。天運已暮。而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遲。天運未暮。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數。然後覆求晷景漏刻。莫不泯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二者日之盈縮。其消長以漸。每一日頗殊之理。曆法皆以一日之氣短長之中者。播為刻分。累損益氣。初日裏。每日消長常同。至交一氣。則頗易刻裏。故黃道有觚而不圓。縱有強為數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筭而多形數相混。大凡物有定形。其真數方圓。端斜。定有形也。乘除相盪。其附益。泯然冥會者。真數也。其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喻。黃道環天。正圓。之為體。循之。則其安至均。不均不能中規。衡絕之。則有舒有數。

每舒數則不能成安以圖法相盪而得裏則裏每不  
均以安法相盪而得差則差有疎數相因以求從相  
消以求負從負相入會一術以御日行以言其變則  
秒刻之間消長未嘗同以言其奇則止用一裏循環  
每端終始如貫不能後其隙此圖法之微古之言美  
者有所未知也以日裏生日積及生日裏終始相求  
迭為賓主順循之以索日變衡別之求去極之度合  
散每跡泯如運規非深知造筭之理者不能亦其微  
也其詳具予奏後藏左史官及予所著熙寧曆編四  
卷之中予編校昭文書時預詳定渾天儀官長問予  
二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小者止一度如此不均何

也予對曰天事本無度推曆者每以寓其數乃以日  
所行分天為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日平行三百六十五  
日有餘而一星天故  
以一日為一度也既分之必有物記之然後可窺而數於是  
以當度之星記之循黃道日之所行一晷當者止二  
十八宿星而已度如傘捺當度謂正當傘捺上者故  
車蓋二十八宿則予  
渾儀奏議所謂度不可見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  
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一十有八謂之舍人所  
以生數也今所謂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也黃道  
所由當度之星止有此而已  
又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耶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  
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  
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

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緣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直而無礙

又問日月之行日一合一對而有餘不蝕何也予對曰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回在一度相遇則日為之蝕正一度相對則月為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植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蝕而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凡日蝕當日道自外而交入于內則蝕起于西南復于東小

自內而交出于外則蝕起于西小而復于東南日在交東則蝕其內日在交西則蝕其外蝕既則起于正西復于正東凡月蝕月道自外入內則蝕起于東南復于西小自內出外則蝕起于東小而復于西南月

在交東則蝕其外月在交西則蝕其內蝕既則起于正東復于西交道每月退一度餘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朞故西天法羅喉計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謂之羅喉交中謂之計都

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專之渝攘公之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如魚窺尾銜流而

方羊商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實豹。目後。踰天橫。  
庚人予為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已多。漢  
人尚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專以五行為主。三代  
曰術。莫有傳者。小齊向子信。候天文。凡月前有星。則  
行速。星多。則右速。月行自有遲速。定數。然遇行疾。曆  
其前。必有星。如子信說。亦陰陽相感。自相契耳。  
醫家有五運六氣之術。大則候天地之變。寒暑風雨。  
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則人之衆庶。亦隨氣運盛衰。  
今人不知所用。而膠於定法。故其術皆不驗。假令厥  
陰用亨。其歲多風。民病濕泄。豈溥天之下。皆多風溥  
天之民。皆病濕泄耶。至於一邑之間。而暘雨有不同。

者。此氣運安在。欲言不謬。不可得也。大凡物理有常。  
有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夫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  
本氣。變則各有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從。從淫  
鬱勝。後太過不足之變。其發皆不同。若厥陰用亨。多  
風。而草木榮茂。是之謂從。天氣明潔燥。而無風。此之  
謂逆。太虛埃昏。流水不冰。此之謂淫。大風折木。雲物  
浮擾。此之謂鬱。山澤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謂勝。大暑  
燄燎。螟蝗為災。此之謂復。山崩地震。埃昏時作。此之  
謂太過。陰表玄時。重雲晝昏。此之謂不足。隨其所變。  
疾厲應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雖數里之間。但氣候  
不同。而所應全異。豈可膠於一證。熙寧中京師夕旱。

祈禱備至連日重陰人謂必雨一日驟晴矣日赫然  
予時因爻入對上問雨期予對曰雨候已見期在明  
日衆以謂頻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暘燥豈復有望  
次日果大雨是時用上用爻連日陰者後氣已効但  
為厥陰所勝未能成雨後日驟晴者燥金入候厥陰  
當折則大陰得伸明日運氣皆順以是知其必雨此  
亦當處所占也若他處候別所占亦異其造微之妙  
間不容髮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歲運有主氣有客氣常者為主外至者為客初之氣  
厥陰以至終之氣大陽者四時之常叙也故禡之主  
氣唯客氣本書不載其目故禡者多端或以甲子之

歲天數始於水下一刻乙丑之歲始於二十六刻丙  
寅歲始於五十一刻丁卯歲始於七十六刻者謂之  
客氣此乃四分曆法求大寒之氣何預歲運又有相  
火之下水氣兼之土位之下風氣兼之謂之客氣此  
亦主氣也亦六節相洩不得為客大率臆計率皆此  
類凡所謂客歲半以前天政主之歲半以後地政主  
之四時常氣為之主天地之政為之客逆主之氣為  
客暴逆客之氣為害徐調其主客豈使傷冷此治氣  
之法也

六氣方家以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氣其  
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長其貴鱗象是數者唯龍

而青者可以體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  
是惟小方有二曰玄武太陽水之氣也曰騰蛇少陽  
相火之氣也其在於人為腎人亦二左為太陽水右  
為少陽相火人降而息水人騰而為雨露以滋五臟  
上下相交此坎離之交以為否泰者也故腎為壽命  
之藏左陽右陰左右相交此乾坤之交以生六子者  
也故腎為胎育之臟中央大陰土曰勾陳中央之取  
象唯人為宜勾陳者天子之環衛也君人之中莫如  
君何以不取象於君人之道無所不在不可以方言  
也環衛君人之中與而中虛者也虛者妙万物之地  
也在天文星辰皆居四傍而中虛八卦分布八方而中

虛不虛不足以妙万物其在於人勾陳之配則脾也  
勾陳如環人之中則所謂黃庭也黃者中之色庭者  
宮之虛地也古人以黃庭為脾不然也黃庭有名而  
無所冲氣之所在也脾不能亦也脾主思慮非思之  
所能到也故養生家曰能守黃庭則能長生黃庭者  
以無所守為守惟無所守乃可以長生或者又謂黃  
庭在二腎之間又曰在心之下又曰黃庭有神人守  
之皆不然黃庭者虛而妙者也強為之名意可到則  
不得謂之虛豈可未而得之哉  
易象九為老陽七為少八為少陰六為老四說陽以  
進為老陰以退為老九六者乾坤之書陽得兼陰人

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  
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  
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爻之偶少為陽如  
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  
其策三十有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為之主震坎艮也  
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為震中未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  
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  
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為之主巽  
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為巽中未為兌皆八揲而  
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物盈則變純少陽盈純多陰盈  
盈為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

純

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朕雖易亦不  
能言之國語謂正屯悔祿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  
以易筮者雖不動亦引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  
不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  
江南人鄭夫曾為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  
母也復始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  
得一陰乾再變生睽得二陽坤再變生遁得二陰乾  
三變生泰得四陽坤三變生否得四陰乾四變生大  
壯得八陽坤四變生觀得八陰乾五變生夬得十六  
陽坤五變生剝得十六陰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  
二陽坤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

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夫之為書，皆荒唐之論，獨有此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予後因見兵部外郎秦君珩論史所談，駭然嘆曰：夫何處得此法？珩曾遇一異人，授此數曆，推往古興衰運曆，無不皆驗。常恨不能盡得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得聞也。予聞其言，恠兼復甚秘，不欲深詰之。今夫亦雍珩皆已死，終不知其何術也。

慶曆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三弄鍾，高三二三尺。右手持鐵筒，以香餌置鍾甬。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運筒，斲之以獻荆王。王館於

緣

門下。會太史言月當蝕於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荆王試使為之。是夜月果不蝕。王太神之，即日表關詔付內侍省問狀。李云：本善曆術，知宗天曆蝕限太弱。此日所蝕，當有河中，以微賤不能自通。拾以機巧，今荆王又能禳禱以動朝庭耳。詔送司天監考驗。李亦判監。楚術推步日月蝕，遂如蝕限二刻。李補司天學生。至熙寧元年七月，月辰蝕東方，不効。却是蝕限太強。曆官皆坐謫。令監官周琮重修復減去慶曆所加二刻。苟欲求熙寧日蝕，而慶曆之蝕復失之。議久紛人。卒立巧筭，遂廢明天。復行崇天。至熙寧五年，衛朴造奉元曆，始知日蝕法。止用日平行度，故在疾。



者過之在蓬者不及崇明二曆加減皆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四方取象蒼龍白虎朱雀龜蛇惟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或謂之長雉蓋云雉方之長耳或云鳥亭鳳也故謂之鳳鳥小吳以鳳鳥至乃以鳥紀官則所謂丹鳥氏昂鳳也又旗旒之飾皆二物南方曰鳥隼則鳥隼蓋兩物也然古人取象不必大物天文家朱乃取象於鶉故南方朱鳥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兩種有丹鶉有白鶉此丹鶉也色赤黃而文銳上禿下夏出秋藏飛必附草皆火類也或有魚所化者魚

鱗與龍類火之所自生也天文東方蒼龍七宿有角

亢有尾南方朱鳥七宿有喙有翼而司馬彪續

漢書候氣之法於密室中以木為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氣至則一律飛灰世皆疑其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何也或謂古人自有術或謂短長至數冥符造化或謂支干方位自相感召皆非也蓋虬龍得其畧耳惟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理律琯皆使上齊入地則有淺深各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惟黃鍾一琯達之故黃鍾為之應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大蕤以上皆達黃鍾大呂先己虛故惟太

蕪一律飛灰如人用鍼徹其經渠則氣隨鍼而出矣  
地有疎密則不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偶之然後案  
土案上令堅密均一其上以水平其案然後埋律其  
下雖有疎密為木案所節其氣自平但在調其案上  
之土耳。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考之  
可以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亥者上下  
包之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戌己丙丁者六子生  
於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左三剛爻乾之氣  
也右三柔爻坤之氣也乾之初爻于坤生震故震之  
初爻納子午乾初爻子午故也中爻交于坤生坎初爻納寅  
申震初爻子午寅申故也上爻交于坤生艮初爻納辰戌亦

傳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坤之  
也丑未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坤之  
故也丑未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坤之  
上爻交于乾生兌初爻納己亥亦逆也乾坤始于甲乙  
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  
納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及末  
乃至上爻此易之叙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甲  
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叙而冥合造化胎育之  
理此至理合自然者也凡草木百穀之實皆倒生葛  
根人与鳥獸生胎亦首皆在下



十二四十八六十四止是實積數耳又云黃鐘長八寸七分一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大蕤

長七寸七分二夾鐘長六寸一分三八一姑洗長六寸七分四中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林鐘長五寸七分四分三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分五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二此左誤也此亦實積耳非律之長也蓋其間字又有誤者疑後人傳寫之失也餘分下分母凡七字皆當作丁字誤在其中畫耳黃鐘當作八寸十分一大蕤當作七寸分二姑洗當作六寸十分四林鐘當作五寸十分四南呂當作四寸十分八凡言七分者皆是十分

今之卜筮皆用古書工拙繫乎用之者惟其寂然不動乃能通天下之故人未能至乎无心也則憑物之无心者而言之如灼龜墜瓦皆取其無理則不隨理而震此近乎无心也

呂才為卜宅祿命卜葬之說皆以術為妄驗術之不可恃信然而不知彼皆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一術二人用之則所占各異人之心本神以其不能無累而寓之以无心之物而以吾之所以神者言之此術之微難可以俗人論也才又論人性或因官或因邑族豈可配以官商此亦是也如今性敬者或更姓文或更姓葛以文考之皆非也敬本從蔥音從文

今乃謂之苟與文五音安在哉此為妄義不待遠求  
而知也然既謂之寓則苟以為字皆可寓也凡視聽  
思慮所及豈不可寓者若以此為妄則凡禍福吉凶  
死生變化孰為非妄者能齊乎此然後可興論先知  
之神矣

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  
有也亦由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常有度以月  
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晷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  
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小極之中度最均  
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小  
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

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為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  
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  
名之然以別筭位而已如筭法用赤筭黑筭以別正  
負之數曆家不知其意遂以謂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二十八宿為其有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為宿前世  
測候多或改變如唐書測得畢有十七度半此宿只有  
半度之類皆謬說也星既不當度自不當用為宿次  
自是渾儀度距疎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数皆以  
赤道為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  
故度数與赤道不等即須以當度星為宿唯虛宿未  
有奇數自是日之餘分曆家取以為斗分者此也餘

宿則不然

予嘗考古今曆法五星行度唯留送之際最多差自  
內而進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進者其退必有內其  
疎如循柳葉兩末銳中間往還之道相去甚遠故兩  
末星行成度稍遲以其斜行故也中間成度稍速以  
其徑絕故也曆家但知行道有遲速不知道徑又有  
斜直之異熙寧中平領太史令衛朴造曆氣朔已復  
五星未有候簿可驗前世修曆多只增損曰曆而已  
未曾實考天度其法頂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及五  
星所在度抄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陰及晝  
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以筭曰假之古所謂

終術者此也是時司天曆官皆秉世族隸名食祿本  
無知曆者愚朴之術過已群沮之屢起大獄雖終不  
能搖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曆五星步術但增損  
曰曆正其甚謬處十得五六而已朴之曆術今古未  
有為群曆人所沮不能及其藝惜哉

國朝置天文院於禁中設漏刻觀天臺銅渾儀皆如  
司天監亦司天監互相檢察每夜天文院具有立論  
見雲物祺祥及當夜星次須令於皇城門未發前到  
禁中門發後司天占狀方到以兩司奏狀對勘以防  
虛偽近歲皆是陰相計會符同忌奏習以為常其未  
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為恠其日月五星行以皆只

據小曆所弄纏度。膳奏不曾占候。有司但皆負安祿而已。熙寧中予領太史。嘗按覈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幾其弊復如故。

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曆官韓顯符所造。依倣劉曜時孔挺晷索斛蘭之法。失於簡略。天文院渾儀。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為詳備。而失於難用。熙寧中予更造渾儀。并創為玉壺浮漏銅表。置天文院別後官領之。天文院曰銅儀。送朝服法物庫收藏。以備稱求。

### 筆談卷第八

### 筆談卷第九

沈括 存中 撰

### 人更一

景德中。向小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替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至于城下。人情恟々。上使人微覘。準所為。而準方酣寢於中書。自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武昌張諤。好學。能議論。常自約。仕至縣令。則致仕。而歸。後登進士第。除中允。諤於所居。構一舍。榜為中允亭。以誌素約也。後諤稍々。進用。數年間。為集賢校理。

直舍人院檢正中書五房公吏判司農寺皆要官權  
任漸重。安何坐事。棄數官歸武昌。未幾捐館。遂終於  
太子中允。豈非前定。

許懷為殿德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燒。求為門客。  
懷德許之。舉子中。禩拜于庭下。懷德據座受之。人謂  
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安後塔之乳。且  
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燒閣節秀才。只消  
如此待。

夏文莊性豪侈。稟賦異於人。纔睡。身冷而僵。一如  
逝者。既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  
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  
為之。常服仙茅。鍾乳。硫黃。莫知紀極。晨朝每食。鍾乳  
粥。有小吏竊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弟五人送。意甚不平。謝  
主司啓事。有李廣事業。自謂立双杜牧文章。止得弟  
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鼈不具。因  
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為考官。  
必欲點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獬者。杜遭斥逐。既  
而發考卷。則獬乃弟一人。及弟。又嘉祐中。士人劉幾  
累為國學弟一人。驟為怪論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  
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次。意痛懲。凡為新  
文者。一切棄黜。時俸為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



人論曰天地軋万物萬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  
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  
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純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復數  
年。公為御試考官。而幾在進。公曰。除惡務。今必痛  
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至上收精  
歲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點。乃吳人  
兼稷也。是時試堯橐性仁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  
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  
為第一人。及唱名。乃劉輝。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  
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  
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謂積近於學。故為蘊人。莫不

以公為知言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物多也。張鄧公為殿  
中丞。一見玉城東。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  
惟楊大年。公有一茶囊。惟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  
客莫亦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  
公命取茶囊。群子弟皆窺之。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他日  
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幾  
中者何如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君有貴人法。不十  
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又文潞公為大常博士。通  
判兗州。回謁呂許公。一見器之。問潞公。大博曾在  
東魯。必嘗別墨。令取一丸墨。瀕堦磨之。揖潞公。就觀

此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背。既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即日擢為監密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慶曆八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大師致仕。凡帶平章。更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康寧近世未有其比。

王延政。掘連氏。令大將章某守連氏城。嘗遣部將刺更于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材。未有以處。故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往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進政。部將適至。是役。城將陷。先諭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

連氏使人謂之曰。連氏無罪。將軍幸救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連氏。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為之。戰兵而入。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為連安大族。官至知相者。相踵皆連氏之後也。又李景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困下。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怒一獲人。鱸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累年矣。暴骨滿地。奈何以一食殺士卒耶。則乃捨之。此卒夜縋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嶮。素不設備。卒乃引王師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一門無遺類。二人者。其為德一也。何其報効之不

同。王文正大尉。肩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塵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而已。河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餅。可具粥。其子弟相於公曰。庖肉為饕人所私。食肉不飽。元治之。公曰。汝輩人料因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為饕人所瘦。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

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迴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

石鼻鄉居蔡河下。曲隣有一豪家。日聞歌鐘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鼻鄉之門。鼻鄉呼一僕。問豪為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鄉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鄉。曼鄉即着帽。往見之。坐於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者頭中繫勒帛。都不具夜冠。見曼鄉。全不知拱揖之禮。

引曼鄉入一別館供張赫然坐良久有二鬢妾各持  
一小盤至曼鄉前盤中紅牙牌十餘其一盤是酒凡  
十餘品令曼鄉擇一牌其一盤有饌名令擇五品既  
而二鬢去有群妓十餘人各執有菓樂器雜服入不  
皆艷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群妓執菓有  
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盤  
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畧不揖客曼  
鄉獨步而出曼鄉言豪者之狀憐然愚騃殆不分菽  
麥而奉養如此極可恠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  
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隣云其人未嘗與人往  
還雖隣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  
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  
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  
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軌曾往訪之見其  
人頗蕭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為見訪孫問其不出  
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棗曰十五  
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為不出門也但無用於  
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為生  
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  
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與兄携妻子至此偶有  
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又賣一藥以具體

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鬻卜自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無可為也。問頗觀書否，曰：三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朽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惟買益酪，則一至邑中，可教其行迹，以待其歸。怪

性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疲甚，與官屬閑話，輒遂及此，不覺蕭然，頓忘煩勞。唐中興，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為多，繼而為九老之會者再矣。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又為耆年會，人為一詩，命畫工鄭奘圖于妙覺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大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年七十五，秘書監劉几年七十五，衛州防禦使馮衍巳年七十五，太中大夫亮天章閣待制楚達中年七十三，朝議

大夫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檢校大尉  
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太中大夫張同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壽年七十端明殿兼翰  
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

王文正大尉氣羸多病真宗面賜藥酒一注銜令空  
服飲之可以知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日  
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  
一兩同煮極能調五臟却腹中諸疾每冒寒風則  
飲一盃因各出數楹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餽為  
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本出廣濟方謂之白本  
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効予於良方叙

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蘇合  
香丸注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即謂此  
也

李士衡為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為副高麗禮幣贈遺  
之物士衡皆不留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舡底疎漏副  
使者士衡所得縑帛籍舡底然後實已物以避漏濕  
至海中遇大風舡欲傾覆涉人大恐請盡弃所載不  
索舡重必難免副使倉皇悉取舡中之物投之海中  
更不暇揀擇約投及半風息舡定既而點檢所投皆  
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舡底一無所失

劉美少時善鍛金後貴顯賜與中有上方金銀器皆

刻工名其間多有美所造者。又楊景宗微時常荷畚  
為丁晉公築第。後晉公籍沒其家以第賜景宗。二人  
者方其微賤時一造上方器一為宰相築第安敢自  
期身鄉食其用哉。

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三千人。謂  
之群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列紛錯。有司  
不能繩勒。見之日先設禁圍于著位之前。舉人皆拜  
于禁圍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墜  
黼座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尚不減  
數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為一班。最在前列。目  
見班中。惟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

成班級。而罷。每為闕行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  
整齊者。唯有三色。謂舉人。蕃人。駱駝。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因陳。朝廷遣王方贄均兩  
浙雜稅。方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檀減稅額。方贄  
以謂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民豈  
當復循偽國之法。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  
贄始。唯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為  
永久。方贄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五子。阜  
淮。暉。鞏。罕。准。之子璉為宰相。其他亦多顯者。豈患民  
之報歟。

孫之翰人寄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

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  
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絲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王荊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蔘不可得，時薛師政自  
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教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  
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  
蔘，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  
醫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溲豆，令公頰面，公曰：天生黑  
於予，溲豆其如予何。

王子野生平不茹葷腥，居之甚安。

趙閱道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携一琴一鼈，坐  
則看鼈，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  
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顧。

淮南孔曼，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羨節甚高，常有竊其  
園中竹，曼愍其涉水求寒，為架一小橋渡之，推此則  
其愛人可知，然予聞之，莊子妻死，鼓盆而歌，妻死而  
不輟鼓可也，為其死而鼓之，則不若不鼓之愈也，猶  
邠原耕而得金，擲之塙外，不若管寧不視之愈也，狄  
青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益篆及告身十  
餘通，詣青獻之，以謂之青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  
安敢自比梁公，厚有所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  
儀之墓，青所得多矣。

郭進有材略，有戰功，嘗剽邢列，令邢列城，乃進所築。



其厚六丈。至今堅完。鎧伏精巧。以至封貯。亦有法度。進於城北。治第既成。聚族入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乃設諸工之席于東廡。群子之席于西廡。人或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進死未幾。果為他人所。有。今資政殿學士陳彥升宅。乃進舊第東南一隅也。有一武人。忘其名。志樂閑放。而家甚貧。忽吟一詩曰。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擲去。至今致仕尚康寧。

真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

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余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令自早候對。亦未知宜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未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敏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旬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

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 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

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 上笑曰向

敏中大耐官職 向文節拜僕射年月未曾考於國史

八月敏中加右僕射然密院題名記天禧元年二月王欽若加僕射

早元獻公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闈下

適值御試進士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

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名題上極愛其不隱

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

文館士人大夫競為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

為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

習一日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吳諭所因

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

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

宮官公既受命得對 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言語質

野則曰臣非不與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臣若有

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 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

體眷注日深 仁宗朝平至大用

寶元中忠穆王吏部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

上河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

諱號列翰林學士賴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

謂公儀曰報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

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普時為三司益鈇副使疏決獄

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為定帥。轍至定治事。畢。瑋謂轍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轍既受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為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惣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討人材，不然，無以應卒。」轍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實知之，今當為公言。」瑋在陝西，目河西趙德明守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自傲，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殺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過人，則誰

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

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形容，既至，視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過患，計其時節，政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轍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益，乃元

執中觀各  
守本官罷

在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嘗通判海列，劉潛來訪之。曼卿迎之於石園堰，與潛劇飲。中夜酒欲竭，顧缸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

于木杪謂之巢飲以蒿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  
鶩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廡後為一庵常卧其間名之  
曰扢虱庵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愛其才嘗對輔臣  
言欲其戒酒近年聞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

工部胡侍郎則為色日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待之  
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樽罍  
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大望以為厭已遂辭去胡往  
見之出銀一篋遣丁曰家素貧唯此飲器願以贖行  
丁始諭設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後晉公驟達極力推  
挽卒至顯位慶曆中諫官李覿坐言事謫湖南物務  
內殿承制范元為黃蔡間都監以言事官坐謫後多

至顯官乃悉傾家物与覿辦行覿至湖南少日遂卒  
前輩有言人不可有意有意而差事固不可前料也  
朱壽昌刑部朱侍郎之子其母微壽昌流落貧家  
十餘歲方得故遂失母所在壽昌哀慕不已及長乃  
解官訪母遍走四方備歷艱難見者莫不憐之聞佛  
書有水懺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獲所願壽  
昌乃晝夜誦持仍刺血書懺奉板印施於人唯願見  
母曆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其母相持慟絕  
感動行路乃迎以敬事母至孝復出從仕今為司農  
少卿士人為之傳者數人丞相荊公而下皆有朱孝  
子詩教百篇

朝士劉廷式本田家隣舍翁甚貧有一女約與廷式  
為婚後契闊數年廷式讀昏登科故鄉問訪隣翁而  
翁已死女因病双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  
女子之家辭以病仍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堅  
不可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與成婚  
閨門雍睦其事相携而後能行凡生教子廷式嘗坐  
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有義行遂為之濶略其後廷  
式管勾江州大平官而妻死哭之極哀蘓子瞻愛其  
義為文以美之

柳閑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於  
簾前凡十軸載以独輪車引試日衣襦自擁車以入  
欲以此駭衆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前  
獻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為之語曰柳閑十  
軸不如張景一書

筆談卷第九

筆談卷第十

人事二

沈括 存中

蔣堂侍郎為淮南轉運使日屬照例致賀冬至書皆  
投書即還有一縣令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左右  
諭皆不聽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  
回邑時蘓子美在坐頗駭恠曰包隸如此野根其令  
可知蔣曰不然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餘令如  
此乃為一簡荅之方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  
縣令果健者遂為之延譽後卒為名臣或云乃天章  
閣待制杜杞也

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列強於政事果於去惡凶人  
惡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列醫博士多過惡  
常懼為餘慶所發因其困進利藥以毒之服之洞泄  
不已勢已危餘慶察其效使人扶坐廢事召醫博  
士杖殺之然後歸卧未及席而死葬於橫山人至今  
畏之過墓者皆下有病瘧者取墓土着床席間輒差  
其敬憚之如此

盛文肅為尚書右丞知楊列簡重少所許可時夏有  
章自建列司戶叅軍授鄭列推官過楊列文肅驟稱  
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  
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荷其意別日為一詩

謝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封即還  
之使人謝有章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不復得見有  
章殊不意性見通判刀繹具言所以繹亦不諭其由  
曰府公性多忤詩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元未曾發  
封又曰無乃筆札不嚴曰有章自書極嚴謹曰如此  
必是將命者有所忤耳乃性見文肅而問之夏有章  
今日獻詩何如公曰不曾讀已還之繹曰公始待有  
章甚厚今乃不讀其詩何也公曰始見其氣韻清修  
謂必遠寇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  
尔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官志已滿矣切記之他  
日可驗賈文元時為叅政與有章有舊乃薦為館職

有詔候到任一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勘御史發其  
旧事遂寢棄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列推官未幾  
卒於京師文肅洞人物多如此不復挾他術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  
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汎小艇遊西湖諸寺有客至  
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為同籠縱鶴良久  
逋必棹小舡而歸蓋常以鶴飛為驗也逋高逸倨傲  
多所學唯不能棊常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唯不能  
擔棊與着棊

慶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  
之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謂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

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景祐中審刑院新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

進呈上忽問此人名次公者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  
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

也此人及慕黃霸之為人上領之異日復進讞

上顧知院官問曰前時姓龐詳議官何故不來知院

對在蒲已出外官上遂指揮中書与在京差遣改

除三司檢法官俄擢三司判官慶曆中遂入相

